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一百七

明 章潢 撰

教養國子圖

師氏：三德 三行 樂舞 雲門 大卷 大咸 大磬 大夏 大濩 大武

大司樂：樂語 興道 諷誦 言語

保氏：六藝 六儀 樂德 中和 祇庸 孝友

大胥：掌舍采合舞頒學合聲正舞正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

樂師：掌國學正以教小舞

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為本六律為音

警撻其怠慢

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都司馬：習軍旅而兼學

掌都之士庶及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政音征賦稅也學使為學也

諸子：升黜其能否在

掌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宮正：宿衛而亦教

掌王宮官府國有故則令宿衛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引文王世子以國子同王官之官有宿衛事

教養國子考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

祀之容二曰賔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王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其不敬者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巳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獘極矣使先王禮樂掃地以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兵

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學
學校為先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
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
月化以復先王之舊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條陳監規

祭酒呂柟疏曰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
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强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有歲貢年
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遇事與名各

提學官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勑該部轉行

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廪年深二三名内遵照祖宗卧碑參

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庶幾近之所校文

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辭達而止不專於富麗有蹈襲

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遐荒郡邑亦取士以

充用昭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舉人在監本以覲光皇

極薰陶質性今查在監實數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

葢自會試之後輒稱他故駿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

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撥歷未仕若此居官可知已敕該部稱已未監告回舉人移文行取違限作曠計月加曠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衆向于學矣納銀例監近奉欽依聽其伊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縣官兼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敕該部重刊儀禮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廱周禮樂語之意義云

修明學政

大學士桂芳疏畧曰臣聞先王之教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不出于畎畝而行不出桑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於出作

入息之期後世歧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簑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敕諭提督學校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

孝弟實行者取之每于考校後資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者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歲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為會五日一會先將所欲講求經傳手録之録畢即將本文諧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録册端商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

所遭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畒之中鄉庠之內而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似失久不復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有曰敬敬何以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朋友交切嚴諸此至舉業文字士子所頼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

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輙決裂經傳擬題搆文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志苟進而已矣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申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誦讀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讀論孟將門人問處更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又云未讀時已曉文義大畧

既讀後自家見得又别但覺意味深長今生徒知此味者或鮮矣近議者又以為讀書無益傳註為贅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於讀之味後有所得懲之太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聾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聞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邑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筭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

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强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强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建為學舍左右相向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曰童子禮

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立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壁畫令其通曉問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為句讀堂内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大義約之心身又次為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為聽樂堂内

置鼓鐘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背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亦得養其德性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于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興理幸甚

選舉總叙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

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
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取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
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
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舉能之意無復存
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
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
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
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

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葢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而古之選舉不復聞矣

禮賓興賢能圖

大司徒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六樂防情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德：智仁聖義中和

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五禮防偽

羣吏　鄉老　鄉大夫

三年大比以禮賓興賢能之書

六鄉　歲時　考察

州長

正月屬州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三年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置

黨正

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

旅師

月吉屬民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閭胥

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六遂三歲大比興甿

一主事主事遂興說即能族之里縣也

說教詳耕畧止甿興與也黨教都之

鄉其遂其故於一甿賢閭州即鄙教

賓興賢能考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鄉老及夫鄉大夫帥其吏與衆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王制命鄉大夫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

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于大樂正以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葢以其成材將進于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亦進士名其原葢出于此

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極諫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官給食令與計偕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郡國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災異舉士之始漢名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明經之科始于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隋始置進士科

唐制取士之道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仁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無漸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

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此後世經義之始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制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禄之未至

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舉貢之法未有過焉者我太祖于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肆我太宗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爲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義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

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真可行之千萬年而無弊矣

杜佑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治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益所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受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

猶本乎行而郡國佐吏並自奬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內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乂曁於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為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益論閥閱罕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為崇重州郡之刺史大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名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

多治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如循環教化所
由興衰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
非典雅辭尚綺麗澆訛之弊極于隋世且三代以來
憲章可舉惟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有唐惜乎當末
造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
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純慮由於此緬覩往昔
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
等級大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

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莫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惟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品能自兹厥後轉益煩門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者不可勝計比於漢代且增數千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遽立選限以抑之乎

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
方至何暇淹留著績黍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
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闊畧其文
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剖符
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後為八九邑之俊乂不得有之
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禀地卑禮薄
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
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

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縣之權罔究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仕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授職仰成吏曹以俄傾之周旋定材行之優劣求其無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向其

流猥雜所以閲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倒示其定限平配絶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一銓分掌茍齊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専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民理民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政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負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治亂

詳覽古今推伏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名或令薦延舉有贓否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寔為大政可不務乎

按杜氏所評大槩論後世吏治不古由選舉辟名之法廢于魏而文華書判之例重于唐也欲精選擇在減名目少等級而久其任是亦尚行不尚言之意則善矣豈知本之論哉或謂學校之設須重明經時藝宜尚典雅不専尚詞藻亦非本身之教也何也自古

聖君賢相未有不身先德行而能以德化人者也觀孔子教弟子入孝出悌謹言行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經義不過學文一節其學校固所當重苟不復成周鄉三物之教而欲賢能藹藹濟濟如三代隆盛也難矣哉噫人才政體非二事也急先務者不在吏曹之選舉而在學校之教養不在文體之淳雅而在行檢之修明其要則又在司教化者以身先之

皇朝設科之制

聖祖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通今博古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于濂洛關閩之說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為秋鄉試辰戌丑未為春會試其試士之制則先以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

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取其中式登之鄉書即鄉大夫之興禮也上之禮闈以俟廷對即大司馬之進士也

王文恪制科議

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姑未暇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于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蓋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于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以掃前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

王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葢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文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䇿乎習矣丘文莊亦謂士子于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蹟當時要務有不暇致力者甚至登科列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真可歎也已近來頗尚論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廼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中者授翰林次科

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士如此天下無餘才矣

章介菴科目議

古今以科目取士謂其可以得人也然科目豈足以得人哉其得人者偶然耳夫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

之士謂其賢且才也而槩取之以科目科目之所憑準以進退取舍乎人者非他也乃在乎經義論策詔誥表判工與不工之間而已使是文也必賢且才者而後工焉則科目信足以得人矣然賢且才者未必皆能而不賢且才者未必皆不能也譬之欲求貞烈之女而限之以剪製縷結之巧彼非貞烈者獨無是巧乎求千里之馬而限之以青黃赤白之色彼非千里者獨無是色乎故謂科目不足以得士其得士者

偶然耳以此故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其必博考前代選舉之法減進士科所舉人數於是科外增置諸科不限多寡不拘年歲或藩臬彙選或州縣保薦既舉之必試之試必各就其所屬以博學弘詞經史淹貫精通書寫明習占候舉者禮部試之以法比疏通聽讞詳慎判斷明決舉者刑部試之以心計優長精通筭法轉輸有法平準泉貨舉者戶部試之以熟知險易通習蕃語兵鈐精妙智勇兼全舉者兵部試

之以性行端潔堪為師表素抱朴忠敢於直諫舉者
吏部必授以儒官署職使之待詔翰林及五鳳樓前
等處以試之試必限以二三年謬舉者重其罪如漢
陳湯家貧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及元帝有詔舉茂
才張穀舉湯湯代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
穀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
如此庶乎人不妄舉矣或曰以射擇士其果愈於今
之科目乎觀王制所載樂正周禮所載大司徒教士

法至矣備矣而其閭胥族師黨正鄉大夫所以勸飭而風勵之者委曲嚴密無少間隙可以容其奇衺淫放之行蓋其養之深防之豫臨事而始以射觀之也夫豈全恃此以爲得人之筌蹄哉若如康齋白沙人品殊絕自當從天順年間人齋敕幣徵聘事例不可言試也

賓興總論

按古今取士之道大槩有三漢以前之取士也專尚

行誼如成周之鄉舉里選兩漢之辟舉孝廉諸科是也魏晉以下之取士也尚兼門地如中正九品之法是也隋唐以來之取士也惟以文辭如明經進士制科諸塗是也君子尚論其世而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我國家始初取士與中間後來亦有三截之不同洪武初年專用薦舉任人進士之科暫一行而復罷至洪武十七年始行令科舉法與薦舉並行不悖至永樂宣德皆然成化而後乃專重進士之科而薦舉

不復行矣

註云考之國初令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詔開科舉六年詔科舉暫且停罷别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内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推用宣德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景泰中詔各處有司學才行堪受職任之仕隱于民間者許在官四品以上官在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設犯贓罪并坐舉主

稽載籍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智仁

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友睦婣任恤取其行也
三曰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藝也文辭弗與也兩漢
取士則郡國有孝廉之察有賢良方正之舉公卿得
自名補掾史州郡則得自辟用僚屬亦無非取其行
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爲重也是以當時士修于
家而聘名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不
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至於東漢桓靈之衰
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不過是也尚賢興行

其效豈小小也哉魏晉而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兼尚門地然猶以德行為目而察舉辟名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其間非如隋唐以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一日之長而易終身之富貴甚至以一辭之工而遂終身之官爵有如呂東萊葉水心之所議者而古者尚賢興行之意無復存矣嗚呼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乃修其空文以邀人爵而惟恐其不至漢晉之士皆席珍待舉於上至徵書踵門

聘幣交至而猶有不至者後世乃投牒自舉躁競汲汲而惟恐人之或我遺何古今相懸如是耶嘗觀昔人之議矣唐刺史趙匡曰漢朝辟舉用人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本朝選舉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進士詞賦務求巧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爭第急切險薄成俗文獻通考劉曉疏曰今銓曹以書判為得人禮部取士以文章為甲乙使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

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通鑑綱目朱子曰今之為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性理大全項安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舉天下之人才一限之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

上趦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獘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使諸葛亮王猛處此亦當自出意度則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决不硁硁受此纆縛也嗚呼科舉之法之獘觀數子之言思過半矣我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致太平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太海所薦也王褘王大錫則文忠所薦也其餘彬彬輩出卓

為為開國名臣者不可枚舉縷數也洪武中治定功成然後始行令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數十人而止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醫薦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為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為朝陽鳴鳳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

之事自後絕響自是舉天下之人不一限於科目誠有如昔人之所議謂入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孔亦棄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茲言猶切中於今日矣嗚呼薦辟任人其為效如彼故科舉取士其為弊如此然後世乃不由彼而由此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者夫豈果古今之異宜而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哉使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我聖祖不由之以平一天下身致太平夫今欲興化致治

而用人不法聖祖是猶却行以求及前人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每歲按黜貪酷中外不下數百員每次考察所至動至數千員法網嚴矣然而貪墨之風竟不聞少止而民坐日見凋瘵者凡以致理之未得其本也致治以賢才為本求才以興廉舉孝為本而空言何益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克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之方也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

子之庭理無是也虞書曰靜言庸違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之知言之不可以取人也是故發爲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世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狥私之弊乎此

近世所以畧德行而寧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子寧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耶好名而矯强為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為惡耶語曰上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為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乎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者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

趨也而何嫌于矯行而何嫌于好名而又何疑于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偽行以欺人家修而庭獻與夫狥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當之嚴舉連坐之法以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逆詐億不信而廢先王制致治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以無獘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

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孝廉與夫我國初所用薦舉之
士類多名臣可徵矣葢尚賢好德人之秉彞果能執
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而四時則天下皆爭
自濯磨砥礪舉人者必求無負知之名舉於人者必
求無負於舉主知百僚師師誰肯自甘私僞以干戾
于明時取譏誚於君子也哉科舉之法宋太宗有言
曰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足為致治之具矣
此亦已知其不足以盡得人用而後擇庶幾致望於

什一耳觀於今日則又有不然者今制進士舉人授職之後隨有三年五年之考察有科道撫按之糾劾考察糾劾數過而士無不以不職被譴黜者其間完名全節以禮歸休者寥寥僅見矣况敢望致治之具於什一乎其始也進之輕其終也退之輕孰若進行義而舉之擇孝廉而舉用之慎選之于未用之先信任之于既用之後而使宗社生靈蒙福也楊龜山氏曰三代兩漢人物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

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謂宜别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觀人之法舉經明行修之士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詞科之士庶使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人篤于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者未之有也愚謂敦舉行義有四效善莫大焉民興于行而風俗美一也風俗美而賢衆而政事治二也政事治而民生安三也民生安而國家安四也信能行此三十年不變其效將至世

變風移太平有象矣註云孔子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司馬溫公論東漢風化謂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縉紳亦見慕于衆庶愚庸汙穢之人豈惟不容于朝廷亦見惡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此二者以謂世變風移太平有象之效所患者與今日世情竽琵時勢難行耳歐陽永叔云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

舉士之典莫詳於周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三

歲大比鄉大夫致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其書於王至諸侯貢士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不適有黜爵削地之罰誠若是後世虛譽浮文之士焉得誣哉自漢以來舉士之目益盛而閭族州鄉之察則疎矣若九品中正義當可據而弊亦隨之豈古今人俗之不相及耶

選舉總論

人材為世重顧其致殊道則其用殊應古鄉三物造

士後世專倚於文故古聘而徵之而今投牒以自附其治效不古若不宜然哉項安世有謂科舉之法今日不可誰何之法也人才一限於科目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習之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此為取舍則上能詭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豈惟伊傅周召雖諸葛王猛必別作爐鞴以計陶鎔不矻矻受此纏縛嗟乎不濟用而為政圖寧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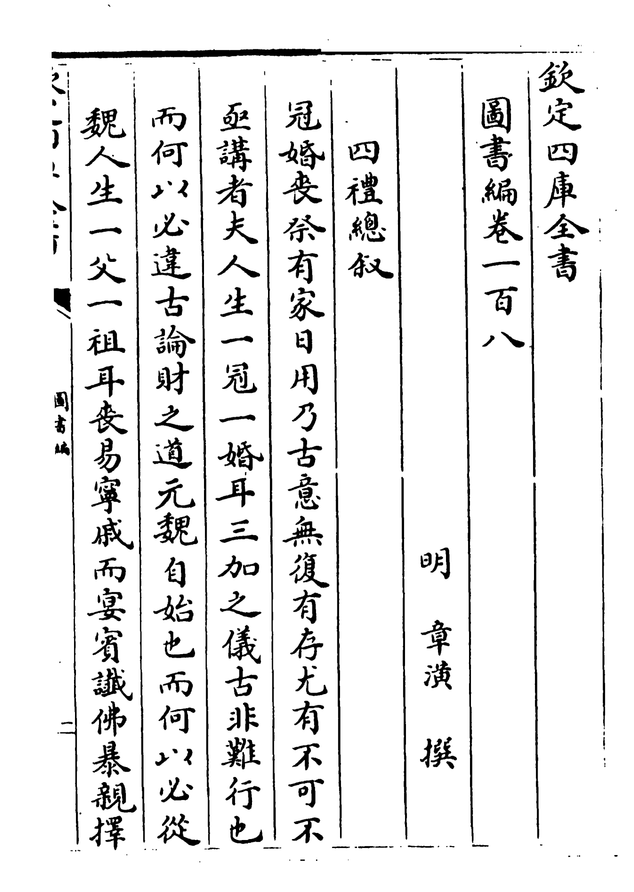
而變顧勢之所使亦天理之不終泯其每不悟於治世何歟朱晦菴曰今取士之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國初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洪武六年開科六年罷復於府司必本德行次文藝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又令各處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訪求德行聲名之人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敦請赴京宣德中詔各處

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士有司保舉赴京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受職任之士在京四品以上官在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迹薦舉赴京後漸以士與舉皆不能無疑是以宿疑難易令疑未及士而先疑於舉者天下之私勝也故莫先於正俗以養士令日之士正則他日之舉可免於疑若天下競相疑無時而已予烏乎不深疑之

按國初科貢未行一才一藝咸得收録雖老人稅户

亦得上覲天顏視其可用即授以官受官者亦莫敢負其職負職者不有重罰今科貢之法精掄覆試而後用之顧往往負其職何哉豈非虛辭無本之弊乎

圖書編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一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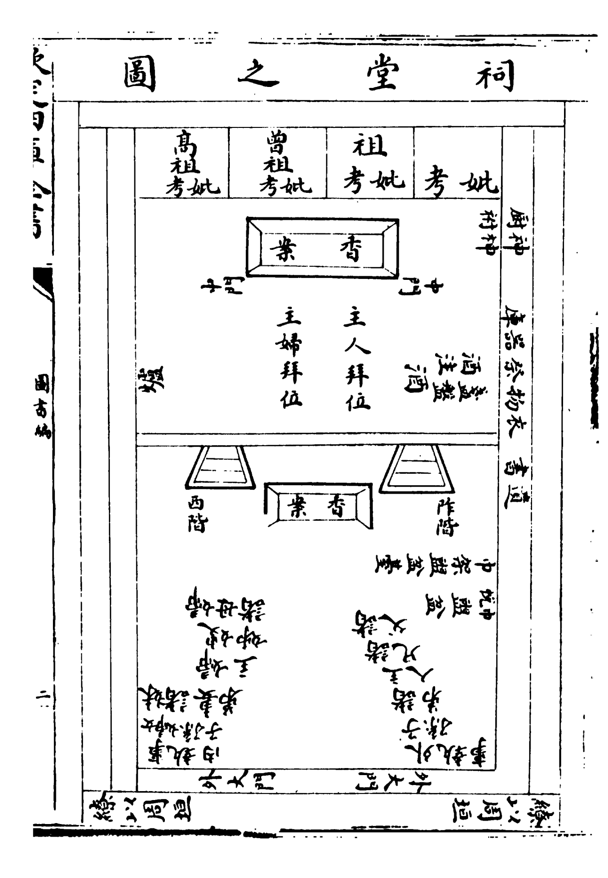
明　章潢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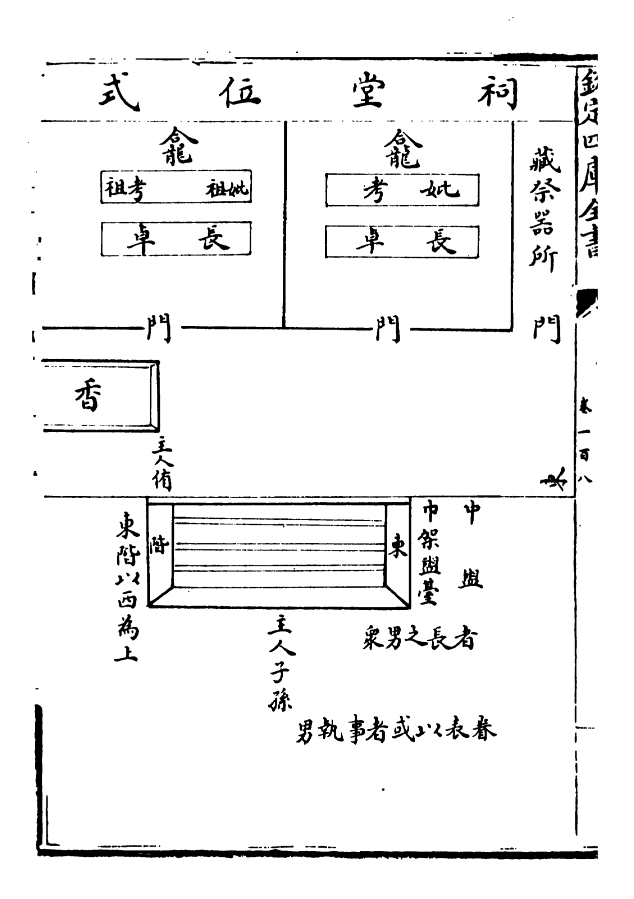
四禮總叙

冠婚喪祭有家日用乃古意無復有存尤有不可不亟講者夫人生一冠一婚耳三加之儀古非難行也而何以必違古論財之道元魏自始也而何以必從魏人生一父一祖耳喪易寧戚而宴賓讖佛暴親擇

兆易亦難言祭享惟誠而木棲無地豆薦不供享寧克舉其溢也繡牆治服其愚也尚鬼信巫其忍也水火親骸兒女之溺俗流至此可為寒心故謂宜倣朱子家禮及丘文莊公儀節損益行之以為齊民表行於家興於鄉漸於邑達於天下章軌貞俗四達而不悖不亦大有賴哉

祠堂之圖




祠堂位式
龕
祖考 祖妣
長卓
龕
考 妣
長卓
藏祭器所
門
門
門
香
主人位
東階以西為上
階
東
巾架盥臺
中盥
主人子孫
衆男之長者
眷表以以事者執男

行禮列序

龕

曾祖考　曾祖妣

長卓

龕

高祖考　高祖妣

長卓

藏祧主及
先世文籍

門　門　門

卓

主婦侑

祝跪讀位

卓子

火爐

匜

西階以東為上

西

階

姑侍位

主婦女孫女

衆婦之長者

女執事者或以妾婢

祠堂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高祖考妣居左曾祖考妣居右祖考妣居次左考妣居次右祖考妣皆南向考左妣右置田祭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内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若無力之家只擇明潔空室一間以奉四世神主再無别室可於别寢堂正間祀之

伊川云古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今文公先生乃曰祠堂者葢以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云　本註云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如小小祭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神主或堂或廳祭之小祭如節祀之類大祭如四時及正旦之類

聖祖定制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

考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欽奉旨意須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祭四代

按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服既如此祭祀亦須如此

四代不可僭祭

按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虚其西龕二繼禰之小

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非嫡長則不敢祭其父必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然後得祭四代其餘祭之為僭

祔位 謂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主櫝祭饌並同正位

按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列于東龕乃孫祔祖龕也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

或問何謂旁親曰中庸或問云自吾父祖曾高謂之

正統其伯叔曾高伯叔父祖衆子昆弟皆為旁親又問旁親有後者如何曰按本註云其子孫自祀之則此不祔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不祭

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身之孫此皆以義起者也

殤謂早幼先亡者男婚女嫁皆不為殤

按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其祭終父母之身十二至十

五為中殤其祭終兄弟之身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其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不滿八歲為無服殤不祭

或問祔位四時祭于正寢則祔東序或兩序相向南男向東女向西坐以就裏為大祠堂內則孫祔祖龕若孫死而祖在則祔何處曰按禮記祔于曾祖龕妻死夫之祖母在亦然

庶母 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按程子曰庶母主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于私室主櫝之制則一

或問嫡母無子庶母有子爲後主得入祠堂否曰喪服小記云妾祔于祖之妾祖無妾則閒曾祖而祔高祖之妾若高祖又無妾當易牲而祔之女君（謂嫡室）可也（易牲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　謂妾牲卑不可祭於嫡室乃易牲）

俗節獻以時食

按俗節則獻以時食如端午角黍凡鄉俗所尚者薦以大盤間以蔬果只就祠堂每位用脯醢二味用止一止斟一盃朱子曰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設素饌祭其不用

從俗祭儀

或問家禮告事止用酒菓近世冠婚等事皆尚宴樂若據之廢祭而生者則隨俗飲宴自如於心安否曰按節祠條朱子答張南軒曰今人重俗是日必宴樂

不能不思祖考以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人情之不能已者以此推之今既於冠禮等事不能廢宴樂其能恝然於祖宗止以酒果告而無祭禮哉當如時祭之儀可也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向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于北牖穆之遷主列于南牖皆統于太廟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

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向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今當如何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于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禰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

祔于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葢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旣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𤣥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旣得假四代之祀以

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伯曽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于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于義亦可也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

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干祫之制它有可考耳

按自天子以至于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曽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為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

攷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義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為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立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太

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為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此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為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

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季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

始為諸侯大夫也茍非其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其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葢謂非大宗則不得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踈有别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

世之內有為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為諸侯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為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為之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於禮而不

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甞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别子繼别之序已紊未甞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説爲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焉得爲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縁人情當隨時爲之損益不

可膠於一說也

或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他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他宗有他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祭此二條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他國

者言若大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公而仕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葢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宗廟昭穆考

昭穆之昭謂其向明也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葢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宮外為都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葢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之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
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
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其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
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
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
之入于于此者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于此
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取其向明故謂之昭
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葢羣廟之列則左為昭

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家禮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

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刊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

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
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
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
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
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
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
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説者
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然

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可有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者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

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武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

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説則周自武王克商則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説孰為是曰前代説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説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

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文明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者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

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

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蓋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損益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益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

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之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茍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狥流俗之心陋而

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而知神祖嘗有意於此矣然而史籍未記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三代帝王之盛耶

宗法總叙

人君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故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有大宗有小宗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別為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

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心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

宗法考證 大宗則一小宗則四承大宗者身繼五宗禰之次子身繼四宗有大宗則事五宗禰謂父也

大宗別子為祖 別子者謂諸侯嫡子之弟別于正嫡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

繼別為宗 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宗也

繼禰者為小宗 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己為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

有五世則遷之宗 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繼祖之小宗則堂兄弟宗之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于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是之謂小宗

始祖始有封爵及始遷者為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為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廟祭百世不遷

高祖傳至玄孫為繼高祖小宗統三從兄弟主高祖

廟祭至其子五世則遷

曾祖傳至曾孫為繼曾祖小宗統再從兄弟主曾祖

廟祭至其孫五世則遷

祖傳至孫為繼祖小宗統從兄弟主祖廟祭至曾孫

五世則遷

禰所生子為繼禰小宗統親兄弟主禰廟祭至玄孫

五世則遷

大宗小宗圖位

大宗之祖
諸侯

小宗之祖
次適
別子
適長
諸侯

凡弟
高祖
別子庶子不敢稱祢子凡後稱
小宗之祖
別子長子為
繼別
大宗
世世諸侯

從兄弟
曾祖
高祖庶子不敢稱高祖
小宗長子
三世則遷
百世不遷

再從兄弟
祖
曾祖庶子不敢稱曾祖
長子又為
小宗

三從兄弟
禰
祖庶子不敢稱祖
長子又為
小宗

身事五宗無大宗則事四小宗繼禰小宗則事父不得祀祖繼祖小宗得祀祖不得祀曾祖繼曾祖小宗得祀曾祖不得祀高祖繼高祖小宗得祭高祖不得祭大宗

大宗子

按諸侯適長為世子繼諸侯正統其次適為別子別子所生之長子乃大宗子今法長子死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

小宗子

按別子之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

或問如何謂之別子曰別子諸侯之弟別於正適也

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

別子孫立此別子爲始祖所謂別子爲祖即太宗之祖讀爲分別之別

或問小宗欲立祠堂止立當祭之龕却是四龕俱立曰按本註四龕俱立若世數未滿且虛其不當祭之龕待他日世數滿然後遍祭四代

宗法考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

來處以以至流傳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食又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張子曰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曰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

既立朝廷豈有不立

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適長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為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之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稱別子死後立為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為

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為祖者自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為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為小宗禰為別子之世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也五世則遷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然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至子五世

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王為天子以序則周公為長故滕文謂魯為宗國又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小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

之子

圖書編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一百九至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瀛

謄録監生臣朱覲光

圖書編卷一百九

明 章潢 撰

冠禮叙

嘗讀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此所以冠為禮之始也此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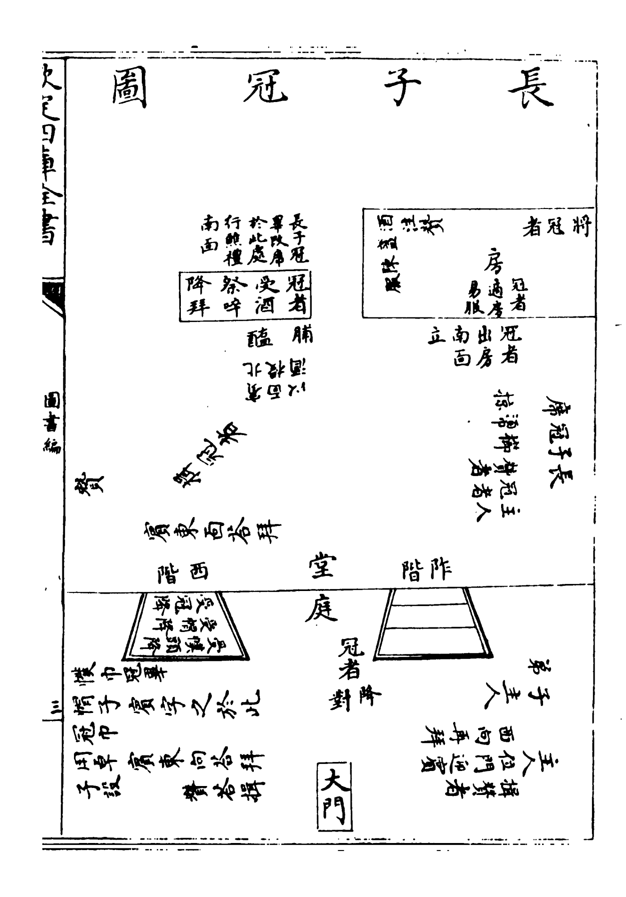
以責之以成人之禮而古者聖王之重冠也後世各循其俗此禮不講也久矣方其冠也不知去爾幼志責之以成人之禮及其長也猶若童稚不能率循夫成人之道故容體不正顏色不齊辭令不順而身既不能修君臣不正父子不親長幼不和而倫又不能盡人之所以為人顧如是哉究其所以由冠禮不行故人皆昧焉而莫之覺也噫冠禮之係於人其重者如此孰不以成人望子弟也顧於冠禮而忽之哉

國朝會典

有品官冠禮士庶冠禮品官三加則緇布冠進賢冠

爵弁服稱之士庶三加巾帽幞頭服稱之品官從古

禮士庶從近禮繁簡稍不同焉


長子冠圖
將冠者
房
冠者適房易服
冠者出房南面立
長子冠畢改席於此處行醮禮南面
冠受祭降
者酒啐拜
脯
醢
堂
阼階
西階
庭
冠者
降
大門

衆子冠圖

房

陳設同長子

冠者南向贊者櫛掠纚

賓北面於此行三加醮同

衆子冠位冠畢行醮禮仍舊席受酒同

主人

贊

賓於禮同

西階

堂

阼階

庭

餘同前儀

大門

冠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身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

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主人以宗子或父若兄為之就位 參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後凡言四拜者倣此行獻禮 盥洗 酌酒 詣香案前 焚香 跪 三獻酒 讀祝文云維年月日嗣孫某敢昭告於某某祖考妣 其首謹以酒菓用伸虔告謹告尊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 俯伏興平身 復位 辭神四拜平身 焚祝文 禮畢

戒賓前一日或二日主人自詣其家隨意致詞請之遠則遣子弟致書 書式某頓首拜啟某

號大人門下某有子某某某或弟某某年及成人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求所以教之者惟公齒尊仁里德重鄉評至日儻蒙不棄寵臨而惠教之則某之父子感荷無既矣未及恭詣門下伏希照亮不宣某再拜

復書式

某無似伏承不棄以為冠賓深恐不克共事以病盛禮然嚴命有加不敢不勉至日謹當躬造餘容面既不宣某再拜復至日主人晨具速柬遣人迎之

厥明夙興 陳設

冠者房於東北隅無房以帷隔之房內陳當用衣服網巾梳匣於卓東北上又設酒盞桌於右長子設冠席於阼階少東西向賓西階少西東向設醮席於西北隅南向設三加冠巾各盛以盤覆以帕用卓子陳西階下設洗盆帨巾於東階下又設便室一處為賓次而無階級以石灰畫而分之

主人以下序立主人盛服立東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童僕重行在後北上賔立門外東向贊入白主人前曰賔至請迎賔主人出門舉手見賔主東賔西揖平身

主人揖賔請行主人舉手揖遜請賔入門分庭而行肅賔至中門主人舉手揖賔

請升階至階主人舉手揖賔請升凡三次賔主各就位主人由東階升即東席西向立賔由西階升即西席東向立鞠躬再拜平身

行始加冠禮

將冠者出房南向席立賔揖將冠者即席賔舉手揖之賔將冠者即席

盥洗賔降階主人從之賔洗畢復位主人揖賔升俱復初位執事者以始加

冠進以盤子盛冠進至階即小帽也賓降階一等受冠請將冠者前

賓向將冠者立將冠者跪　祝辭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跪加冠以冠加將冠者之首復位　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易服賓舉手揖之冠者入房解童子服服深衣畢

行再加冠禮

冠者出房　賓揖冠者即席　執事者以再加冠進即方巾也賓降階二等受冠　詣冠者前冠者跪　祝辭

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徹帽以初加冠付與執事

者跪加冠賓跪加巾興賓起復位　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

易服釋深衣易時樣色服畢

行三加冠禮

冠者出房　賓揖冠者即席　執事者以三加冠進即儒巾也賓降階三等受冠　詣冠者前　冠者跪　祝辭賓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徹巾

跪加冠　興　復位　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易襴衫皂縧納靴有官者加公服無官者緣領袍隨宜

行醮禮

冠者出房（南向立）賔揖冠者就醮席（賔舉手揖冠者立席右南向）執事者酌酒　賔詣醮席前（北向）受酒（受執事所酌之酒）祝醮（賔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升席受酒（受而立）賔復位（東向立席）冠者跪　祭酒（傾酒少許於地）飲醮酒　興

降席授盞（授盞授執事者）冠者拜賔（南向拜）鞠躬再拜　興

平身（賔東向答拜）拜賛者（冠者畧側身西向拜賛者）鞠躬再拜興平身（賛者立賔左東向少退答拜）

行命字禮

賓主俱降階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階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向南

命字賓祝曰吉月令日禮儀既備昭告爾字字曰某甫蓋取其義也髦士攸宜永保受之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祈奉鞠躬再拜興平身冠者拜賓不答禮畢

賓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乃出就別所

主人以冠者見祠堂陳設如常儀冠者暫立於階下之東主人先行禮主人就位 祭神鞠躬四拜平身盥洗主人及各執事皆洗訖執事者酌酒 詣香案前 焚香 跪 三獻酒 讀

祝文曰禮儀三百莫重於冠某之長次子某今日冠畢用敢率見伏惟鑒格俯垂庇祐俾之成人弗墜先志謹告俯伏興平身復位冠者就位鞠躬四拜興平身焚祝文禮畢冠者見父母長上父母堂中南面坐餘親依次坐於東西序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還就同西序每列皆再拜應答拜者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親戚有來觀禮者亦并得之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

冠用時服

按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士冠禮考

儀禮曰男子至十五二十皆可冠必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一日主人告於祠堂　前三日筮賔前一日宿賔賔許主人再拜賔荅拜贊冠者一人亦如之擯者請期宰告曰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厥明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賔至主人迎入升堂再

拜主人見贊者揖與賓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擯者布筵將冠者采衣采衣童子之飾紒紒結髮也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即筵坐坐即令跪贊者坐櫛設纚纚一副長六尺以韜髮而結之矣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房南面主人曰其有子某將加巾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賓揖冠者即筵

始加緇布冠設笄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皂衫草帶繫鞋賓揖冠者即筵再加角巾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襴衫納靴三加儒巾或幞頭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揖冠者適房徹櫛設醮席於戶西南面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就筵

賔受醴祝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西拜受觶賔東面荅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賔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降筵奠觶拜賔荅拜贊者酌醴賔受醴揖冠者授醴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冠者降筵奠觶於薦東拜賔荅禮贊者復

酌醴賔受醴揖冠者授醴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殽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賔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賔字之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再拜賔荅拜主人醴賔以一獻之禮賔就次冠者見於祠堂次父母次兄弟姑姊妹退出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主人酬賔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

者冠為介賔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記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

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按夫冠者成人之禮嘉事之重者也古人慎之近世視為迂濶寢廢不行糠粃典訓土苴禮經宜古道之難復也至於垂髫總角本童穉之常顧乃突著巾帽宛若成人體貌儒生韋布之徵宜服飾樸雅輙侈用金梁冠制上埒達官記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盍思之

婚禮叙

婚禮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柰何世俗不察壻婦之性行止以財幣為重輕其往嫁也侈厚其資裝其納婦也靡麗於宴饗凡婚禮親迎奠鴈廟見之儀一切棄之而不講而古人靡嫚之誚賣婢之譏甘冒之而不知愧也俗之澆薄至此良可慨哉昏義謂男女有别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今婚

禮之廢也久矣望其君臣父子夫婦之盡道也不亦難哉況財多者習於奢識卑者溺於俗欲復古禮不無望於知禮之君子云　洪武五年詔定官民婚禮禮部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儀物自公侯品官一品至九品各有等差納采問名總一禮庶人納采問名納吉總一禮五品以下不行請期禮

大明令

凡民間婚娶並依文公家禮

父醮子圖

父　母

子北向
跪聽醮
命於此

席子

酒卓

父醮女圖

父　母

女北向
聽戒命
於此

席女

酒卓

昏禮親迎之位圖

壻奠鴈圖

廳事

壻北向跪奠鴈

主人

壻由西階升降

三讓

大門

主人入

壻執鴈從入

從者

主人揖入

壻

女登車圖

中門

女從者

主人不降送

女出中門由西階降

姆

母為女整冠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

母戒女不降

庶母

及門內申父母之命命之

從

壻降出

姆

從

壻

乘馬先

昏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婚

問名

媒氏通言女氏許之始行問名之禮即世俗所謂過庚帖約定親之日也

書式

主婚者具

書曰某處忝眷某人頓首拜啟某號某親家門下伏承不鄙俯從媒議議以令嗣或令姪之王愛眤室僕之男某將以某月某日敬修納采之禮謹遵典制先此問名敢請令愛所出并其所生年月日時伏惟親慈俯賜鑒焔不宣

名帖式

父某母某氏男某行幾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

遣使者奉書如女氏

使者至女氏主人以禮接待畢

授使者以復書

書云某眷某人頓首拜復復某號某親家門下伏承不棄過聽媒言欲擇僕之第幾女某親之第女作配令嗣茲辱問名謹具所出及其所生年月日時如別

名帖式

父某母某氏女某行幾某幅伏惟親慈俯賜焔鑒不宣

年某月某日某某時生使者復命

納采既已問名約日方行納采之禮即今所謂定親也書式具名拜啓同前中云伏承不鄙寒微曲從媒議諾以某親長次令愛貺室僕之長次某茲卜某日良吉用脩納采之敬以定百年之盟所有菲儀具如別楮伏惟親慈俯賜鑒納不宣夙興奉書告祠堂如告冠儀但祝文云禮重婚姻萬世之嗣某之子某議擇某處某親之女為配卜以今日納采伏惟默垂庇佑謹告告畢遣使者奉書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以禮接待啜茶畢使者出就次主人乃奉書告祠堂如壻家儀但祝文云男室女家人道大端某之女某議與某處某親之男作配茲以今日欲受納采謹告告畢乃禮使者具酒饌款待如常儀畢授使者以復

書伏承不棄寒陋過聽媒言謬擇僕之第女作配令嗣茲當納采更辱盛儀永諧伉儷之盟愧乏瓊瑤之報所有回儀具如別楮伏惟親慈俯賜鑒納不宣使者復命壻主人復以告於祠堂不用祝文

納徵既已約日迎娶方行納徵之禮即世俗所謂下衣也書式伏承嘉命許以令愛貺室僕之子某茲將迎娶敢涓吉日以請其月某日寔惟昏期謹具不腆之儀用申納徵之敬伏惟親慈俯賜鑒允不宣遣使者奉書如女氏女氏主人受書及幣乃禮使者如前儀授使者以復書伏承嘉命委禽寒宗顧微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弗堪箕帚之役過辱厚幣更示吉期敢不惟命是聽先比奉復伏惟尊照不宣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壻室（俗謂鋪房）厥明壻家設位於中堂（設二卓於東西相向東西房則南北相向蔬果壺盞匙筯如賓客之禮）置合巹（巹音謹以一小匏判而兩之用一卓子置於其間俗以紅線絡有脚二銀鍾代之）立贊者（兩家各擇親戚習熟婚禮婦人為之）女家設次於外（或借隣居以待壻）主人率子告祠堂（如納采儀但祝文云某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於某處某氏不勝感愴謹告）醮子（先以卓設酒注盤盞於堂中贊者相子立於西階下南向主人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醮席於堂西北南向一於父座前東向二贊者引子升自西階）詣醮席（南向）鞠躬再拜平身　執事者酌酒　詣醮席前　受酒　跪

祭酒傾少許於地 飲醮酒興以盞授執事者 鞠躬再拜平身 詣父座前 跪 聽戒訓父命之曰禮重大壻家先正始往迎汝室承我宗祀勉率以敬毋忝大禮子答曰不敢忘命 俯伏興平身四拜 乃親迎遂出乘馬二燭前導至女家下馬於大門外俟於次或隣 女家主人帥女告祠堂儀同壻但改祝云某之長次女將以今日歸於某虞某氏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姆相女立於兩階間北向四拜 醮女先以卓設酒觴盤盞於室內姆相女立於室外南向父坐東席母坐西席諸親屬以次序男東女西設女醮席於母座之東北南向設女拜席二於兩階間北向姆導女出至兩階間北向立 辭父母父東座前四拜母西座前四拜 辭親屬或東西各行四拜或總拜其有父之尊屬

先一日父母導之就其室辭焉詣醮席前俱同醮子以下至詣父座詣父母座前命之曰昔爲吾女今爲人婦善事舅姑無違夫子必敬必戒宜其室家只作俗語各以其意命之亦可諸母及姑嫂姊妹送至中門之内又申以父母之命父命畢姆導女暫立廳傍執事者布席布壻席於西階上北上西乃迎壻主人盛服出大門外主東壻西揖平身主人揖壻請行壻辭主人先入壻從之東壻西三揖三讓至於廳主賓各就位主就東階位立西向壻就西階北向行奠鴈禮跪壻北向跪奠鴈置鴈於地左首主人使者受之俯伏興再拜平身奠鴈畢壻先出姆奉女從之壻舉轎簾以俟女登車壻乘馬導婦車先行各以二燭前導壻至家下馬立於大門之外俟婦下車導入見家堂先設香案

於中堂婿西婦東同北向就位　再拜興平身　獻酒　讀祝文子弟讀曰男室女家人之大倫禮重婚姻嗣源所係某年以長成茲以父命迎某處某氏之女共承宗祀卜以今日成婚特申昭告伏惟顧歆垂佑俾之宜室宜家謹告俯伏興再拜興平身

焚祝文然後婿導婦入室布席婦從者布婿席於東方婿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就位　再拜平身婦拜婿婿荅拜就位婿揖婦就位坐婿東婦西

行合卺禮從者合卺分置於婿婦之前斟酒　飲酒婿揖婦各執一片同飲之飲訖揖平身　禮畢　乃禮賓男賓於外廳女賓於中堂厥明婦夙

興　見祠堂先設香燭酒果新婦盛服暫立於傍主人先行四拜禮祝文曰禮重婚姻萬世

之嗣某之子某以某日昏畢新婦某氏敢見先宗仰冀昭鑒俯垂庇佑謹告 俯伏興平身

然後壻帥新婦見同 四拜平身 辭神 主人子婦同 四拜平身 焚祝文

禮畢見舅姑 舅姑前各置桌子坐於堂上家人男女少於舅姑者立於兩序 婦進立於阼階下拜舅升奠贄幣於舅桌上復降拜西階下拜姑同舅之儀

見尊長親屬 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與見舅姑儀同還拜諸尊長於兩序無贄

壻往見婦之父母 四拜婦父則扶而受之或跪而扶之見婦之父母皆有幣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

議婚不可慕富貴

按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

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也苟能克肖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富勢以取貴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昏娶不可論財

按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

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又按司馬温公有言婚娶論財乃是駔儈（才人也）賣婢鬻奴之法豈得為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受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往往終為仇讐矣然則議婚有及於財者皆勿與其為婚姻可也

童幼未可議婚

按温公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既長成不肖或有疾或家貧或遠官

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問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國朝定制

或問國朝定婚禮所以辯上下而防奢僭也自公侯品官至於庶民各有等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力雖有餘不許過分故品官一品至四品綵緞各不過八疋五品至九品四疋二疋而已今之富民誇奢

鬭靡僭侈過度踰於品官甘心破産傾家不畏重罹
刑憲為父母者但欲索取滿意豈慮嫁娶失時致謗
生乖遺患莫測當如之何曰宜達君子諒皆知戒深
僻之人未必家喻定制也懼法君子欽仰國朝
制度儉約如此縱未能無纖芥之或違亦不可極
奢僭之妄作然亦不當為財之寡以誤男女大事也

親迎

朱子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

國遠則迎於其館令妻家遠者行禮一則令妻家就
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行禮一則妻家出至
一處壻即就彼迎歸至家成禮
娶婦之家不用樂
按温公曰禮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
俗婚禮用樂殊為非禮　程子曰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
士婚禮考
儀禮曰行納采禮用鴈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先

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　請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反命主人告於祠堂主人揖也次納吉用鴈如納采禮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次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次請期用鴈如納徵禮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

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凡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次親迎父醮子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賔增也爵弁纁裳乘墨車從者執燭前馬至於女家門外主人婦翁也迎於門外揖入賔執鴈從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賔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主人醮其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佩悅巾也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宫事庶母及門内施鞶申

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御婦車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壻乘車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媵布席壻揖婦即對筵坐贊者設醬葅醢腊列四爵合巹飲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壻也主人拜受贊荅拜酳婦亦如之皆祭卒爵拜皆荅拜主人出婦復位乃徹於房中主人親脫婦之纓女子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用著纓明有繫也以五綵為之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夙興婦沐浴

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

進拜奠於席又拜薦脯醢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歸俎於婦氏人舅饗送者酬以束帛姑饗婦人送者

酬以束帛三日主人也壻以婦見於祠堂明日壻以摯

見主人主人再拜受也婦翁見主婦也婦母主婦闔扉立

於其內壻立於門外再拜主人婦荅拜醴壻以一獻

之禮壻出主人也婦翁送再拜

按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人道之綱立教之本也

故女子在室則有保姆之素訓醮遣則有衿鞶之戒辭其壻氏又二姓相偶六禮咸備斯家室允宜而夫婦之道正矣至於壻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不以親故而廢男女之防尤别嫌明微之大者後世繆於擇對而苟簡禮文但以貨幣為重輕奩具為觀美甚有傾資嫁遣溺女成風或以壻為内賓而燕見無别則惑矣

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徵納吉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

鄭氏曰男女有别然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然後父子有親婚姻者禮之本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先祖下以繼後世可不謹乎是以婚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之禮皆主人設筵几於家廟而受之所以謹慎重正婚禮也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故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厚其別也夫幽則質之於鬼神明則證之以鄉黨然後婚姻之禮則男女之不可以苟合也如此及婚禮既成男子親迎親受之於父母也母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教以為婦之道也既而出於大門男先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男先而女後則從人之義也質

明婦執棗栗腶脩以見舅姑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舅姑降自西階婦自阼階以著代也古人於婚禮之儀如此今民間或於婚姻之際多不詳審閨闈之間恩義甚薄男夫之家視娶妻如買雞豚為婦人者而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而合忽爾而離淫奔誘畧之風久而愈熾誠可傷也

應氏曰婚禮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則擇婦宜重於擇壻也余以大戴德禮考之其略

曰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則子孫慈愛孝弟不敢淫暴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豹生而有貪戾之心無養乳虎將害天下是則婦與壻之性行俱不可以不擇也故司馬公嘗為之說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何如真西山曰女子五不娶之說即擇婦之法也閨闈之深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何如耳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取必忠順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取必禮義之族也推是求之其中者鮮矣唯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其有法固又非所拘也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

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茍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茍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及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茍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孔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此可以為擇壻之法矣晉武帝以衛氏種賢而多子賈氏種

妬而少子欲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後惑人言卒娶此賈充女果淫妬可以為擇婦之鑑矣胡安定曰嫁女必求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也恭娶婦必不若吾家者則婦之執禮也謹按斐諺曰男婚低戸女嫁高門而今之世俗每不能然將娶婦必問資裝之厚薄不問其女之賢否將嫁女惟問聘財之多少不問其壻之何如及其成親而悔之則事無及矣又有始者婦家責聘財之少而不還其親終也壻家責資裝之薄而欲遣其婦婚姻之家結為讐敵甚至激閨門之變而破家蕩産者有之

文中子曰婚娶論財靡嫚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為其知利而不知義也唐僖宗時裴坦為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結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本朝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歸或傳婦以羅為帳幔者公聞之不說曰羅綺豈帷幔之物即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今之人多不師二公能不昏而為靡嫚者少矣

温公又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吳許升少為博徒不治操行妻吕榮躬勤家業以奉姑數勸升學每有不善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歸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

遠遊學遂有成

或因惡疾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或家貧凍餒齊人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闊數年廷式登第歸鄉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成夫婦

或喪服相仍南史韋放字元直為徐州刺史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姻其後庭男女未及長成而率亡遺嗣寡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妻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或從宦遠方若下所引鮑蘇氏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

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世之人又有同姓為婚者尤為不知禮也禮曰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白虎通以為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耻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為其尊卑混亂人倫失次也惟舅姑兄弟姊妹乃是一等可以為婚而州縣官不能細讀律令者尚斷離之嫁娶不可不謹也容齋隨筆姑舅兄弟婚在

禮不禁按刑統戶婚律議曰父母舅姑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大功尊若堂姨雖與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而生者女壻子妹於身雖並無服按禮不可為婚並為尊卑失序之故然姑表姊妹兄弟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嘗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中明此項勅局看詳謂如表叔娶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朱文忠公亦云仁宗皇帝以公主嫁於李瑋亦是姑舅而成婚此又一證也

雖然婚姻之外猶有說焉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庶人妻妾媵各有等級之數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庶人謂之匹夫匹婦後世惟力是視而已此文中子所以有妾

媵無數教人以亂之歎也夫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無寵昵之偏使嫡妻之次不紊此夫之正也司馬公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妾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敢至此亟遣之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失使怨曠之禍不興此婦人之正也宋鮑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出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夫人既有所好可以去矣女宗曰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彼室人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

之道妬忌為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異之表其門號曰女宗得其政則家治失其政則家亂此必然之禮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內或陷子弟於惡禮曰禽獸無禮則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以自别於禽獸者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疾之作墻有茨詩刺之曰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外或生僮僕之變晉王濟字武子有左右人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欲奸我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疾甚其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無所不有欲正其家者可不戒哉　史記齊桓公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公子雍桓公欲以孝公為太子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十月乙亥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無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外十二月乙亥無虧立乃棺卧辛巳後斂殯嗚呼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為春秋霸主而家道不正嫡庶不分身後至於此讀史者未嘗不掩卷太息焉　袁氏世範别宅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詞訟或已習為下愚方欲歸尤難處也或婢妾與人私通因事逐去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辨明恐身後自求歸宗暗昧不明子孫被其害者

圖書編卷一百九